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
——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溫金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兼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研究範圍包括：中國佛教倫理及中國佛教制度。學術著作包括：《僧尼的一生》、《四分律釋譯》、《惠能法師傳》、《中國淨土宗研究》等。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一、信仰身分的確定

佛教作為一種集體性的修持團體，其先決條件就是建立完成身分確認的儀式，最終的共修形象是透過教團的組織來呈現。原始佛教時期雖然以僧眾為主體，但弘法過程中的外護必不可少，如國王大臣、富貴長者，所以佛教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僧信共修的四眾教團。而完成這一教團的基礎，就是必要的皈依儀式以及所受不同戒法，以此體現出規範性與組織性。最基本的條件就是皈依三寶與奉持五戒。皈依三寶是宗教身分的完成，奉持五戒是宗教倫理的建立。

《僧事百講·集會共修》中的第一講〈皈依三寶〉就是講述身分的確認。在主題詞介紹：「皈依三寶有一個儀式，要以恭敬虔誠的心與佛菩薩接心，祈求佛的慈悲威德灌注到我們的身心，讓我們與佛感應道交，如此才能成為正式的佛

教徒。」^①皈依三寶是信仰的確定，也是正式成為佛弟子的第一步：「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畜生；皈依僧，不墮餓鬼。」佛如光，可以照耀天地；法如水，可以滋潤萬物；僧如田，可以培植德本。正如叢林中所言：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皈依三寶後，佛教弟子尚須要有解門與行門的修學過程。通過功德佛事與八關齋戒來強化這種團體意識與修行意志，如此在信仰中認識自己，提升自己。從最初三寶到常住三寶，最終至自性三寶，目的是由外在的加持轉化為內心的強大，自皈依而不皈依他，彰顯「自以為燈」的自性光明。

《集會共修》中的第二講〈奉持五戒〉就是信仰的實踐。五戒作為佛教的根本大戒，其核心精神是「不侵犯」。在傳統的思維中，受戒是不自由，是被約束，其實今天對於學佛大眾更要宣講受戒的益處，戒律不僅僅是「止持」的規約，還有「作持」的喚醒。戒律的核心是正見的持守，是對尊嚴的維護，是對「不應該」的敬畏。讓人懺悔，警覺，懂得改過，學會提升。受戒是安住於自由的天地中，享受既不侵犯他人，亦不受他者侵犯的自他兩利的生活。

^①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高雄：佛光文化，2012年，頁7。

對於五戒的持守，涉及個人的密行，戒律不是戒別人，而是戒自己。修行也不是做給人看的，而是對自性的莊嚴。《集會共修》中的第三講〈密行修持〉就是講如何建立正確的修行觀：「真正的密行，並不是祕而不宣，故作神祕，或拿修行作為求名聞利養的手段，而是將修行視為本分事，舉心動念無不是在修行，這才是密行的真義。」^②

具體的密行可以分為身口意三類。如身的密行有閉關禁足、寫經、禮懺、經行等；口的密行有禁語、持咒、念佛、讚歎、愛語等；意的密行有忍辱、忍謗、忍耐等。

苦行常常被視為一種令人敬佩的修持方式，如早期佛教有濃烈的「苦修」色彩，所以岩居洞宿、草衣木食是其特徵。頭陀行曾在佛教修行層面長期處於精神標領地位，大弟子迦葉在僧團中備受尊敬，佛陀見他都會分半席與他，其在僧團地位可見一斑。這樣的風貌傳入中國之後，禪宗初祖達摩較忠實地延續了這一傳統，九年面壁，少室山結庵。從四祖道信開始，這樣的門風開始轉換，由遊動的形式轉變為集體共修，安居一處，在原有的個體獨行基礎上，將大眾共修提升到六和共住的高度。禪門由苦修到「平常心」的演化正是中道觀在修持中的體現。

^②同註^①，頁51。

第六講〈放的修行〉專門研討如何「放下」，即是回應奉持「中道」的修行。

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之所以煩惱痛苦，都是心裡放不下，放不開所造成。只要人們願意放下它，放開它，身心就能得到解脫自在。所以「放」的功夫對修行很重要。③

佛在世時，有喜歡彈琴的二十億耳，出家後精進不懈，卻始終無法成就，最後竟生還俗的念頭。佛陀來點化他說：「琴弦太緊或太鬆的後果是如何？」他回答：「琴弦太鬆，彈不出聲音；如果太緊，容易斷裂。」佛陀告誡他，修行同樣要奉行中道。放下的同時，也是要提起。放下煩惱、放下妄想、放下成見，放下恩怨、放下掛礙。提起正念、提起正見、提起正行、提起智慧。佛教不是消極的，放下是為了更好的提起，所以修行就是要涵養菩薩性格，行解並重。

二、信仰與生活的融合

一個信仰者如何來體現自己的宗教生活呢？除了個體的持戒自修之外，就是參與佛事活動，這是一個佛教徒的本分與責任。所謂佛事活動，從狹義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寺院

③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112。

所舉辦的誦經、說法、供佛、施僧等活動。在佛事活動中，可以大致分為喜慶佛事與超薦佛事。如喜慶佛事中就可包括給小孩的寄名禮，成年禮，佛化婚禮等。在佛門中，有許多的普佛活動，如延生普佛，往生普佛。還有許多懺儀，如梁皇寶懺，三時繫念。還有水陸法會、放焰口等。

作為一名信徒，還可通過參加「八關齋戒」，來體驗出家生活的清淨無染。八關齋戒是佛陀為在家弟子制定的一天一夜的出家學處，為佛教在家戒法之一。透過八關齋戒的學法持戒，可以幫助在家弟子防止身口意的不善行，趨於善道，契入佛徑。「經過一晝夜的學習，會感到出家生活之所以令人歡喜，是因為那是德化的，樸實的，淡泊的宗教生活，能讓人一切都放下，自在安然，無牽無掛無礙，所以參加八關齋戒的意義在此」。^④這樣一種儀式是讓紅塵中掙扎的人們去體會一種「無」的生活，「齋斷諸惡，具修眾善」。八關齋戒最殊勝處，它所持守的是出家人的戒法，重在培植出離心，體驗清淨離欲的生活，種下解脫的種子。

如何來培養出離心？第七講〈往生助念〉其實就是對生命最好的警覺。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過程，也是世間上最平等、最普遍的事，人人都歡喜「生」，卻少有人坦

^④同註^③，頁91。

然面對死亡。在佛教的觀念裡，臨終是決定「往生」的緊要關頭，當一個人病危時，如果能為他做臨終開示或引導念佛，幫助他求生淨土，就是往生助念的最大意義。^⑤

「助念團」相當於民間的互助會，其組織要有目標設定，念佛的成員要有共識。大眾助念就是集體面對死亡，對生命共同思索，珍惜當下，期待未來。使人生生有安頓，死有去處，這是「生亡兩利」，也可以看作是共修的一種方式。

三、「集會共修」的展開

佛教是一種儀式性很強的宗教，共修正是體現這一儀式感的最好形式。所謂共修，就是大眾共居一處，集體修行，由此來增長個人內心的力量，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道誼法情。隨著時代的變遷，佛教的弘法方式也發生轉變，共修的內容與形式趨於多元化，如法會、拜懺、念佛、參禪、讀書會、講經會等。

在《集會共修》這一冊中分別剖析共修的方式與類型，可以清晰看到佛教運行中，法事活動的凝聚力與感召力。其模式構築了中國佛教分層教化、根機齊攝的弘法機制與傳播網路，有效地提高了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對普通民眾的

^⑤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134。

攝受力和可接受性。通過通俗的講經方式，提高民眾的認同感；通過法會共修，提高宗教踐行的神聖性；通過朝山禮佛，確立信仰的格式化；通過禪淨並弘，打通知識階層與普通民眾的隔閡；通過短期出家，構建了僧信共修的平台；通過佛化家庭，將出世法與世法相接，讓「以出世心做入世事」的修行宗旨與弘法理念得以落地。

（一）念佛共修

「人天路上，作福為先，生死海中，念佛第一」。念佛法門是最契合普通大眾的一種共修方式。東晉廬山東林慧遠集眾共期往生西方淨土，便是中土最早的念佛共修。曇鸞大師於玄中寺建念佛道場，提倡「二道二力」說。湯用彤先生評論說：「北方大弘淨土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其影響頗大，故常推為淨土教初祖。」^⑥道綽法師繼承和發展了曇鸞的淨土思想，大力提倡稱名念佛，取得了廣大信眾的支持和回應，人各掐念珠，口呼佛號，聲振林穀。使淨土宗真正成為一個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佛教新宗派。

善導大師盛唱念佛法門，極受道俗的敬信。傳記言：他入長安三年，化得滿城歸信，士女歸者無數，屠夫失業，滿城斷肉；弟子中，有誦《阿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其間得念佛三昧者、成就往生

^⑥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77-578。

淨土者不可記述，成為道綽以後唐代淨土教史上最傑出的人物。其《觀經四帖疏》建立「一向專念彌陀佛名為往生正定業，順彼佛願故」之理論，古今大德皆尊稱為「楷定疏」或「證定疏」，印光大師讚為「淨業行人之指南」。

淨土五祖少康大師的願行可以說是與善導大師如出一轍，是故其證念佛三昧，並以此感召眾生念佛求生淨土，亦與善導大師別無二致，二祖善導念佛口出光明，少康大師念佛亦口出化佛。新定地區的男女老幼，見到少康都躬身合十口稱「阿彌陀佛」，遂使念佛成為當地一種風尚，念佛的音聲時常布滿街市。他於新定城郊烏龍山上啟建淨土道場，高築三級法壇，聚集大眾舉行共修法會，每逢齋日，善信雲集，午夜行道唱贊。承其餘緒，後世淨土祖師廣開念佛法門，日後隨著「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普及，結社念佛之風，遍於大江南北，成為中國普通信佛者最為普遍的學修法門。

第九講《念佛法門》所詮釋的就是這一大眾修持方式：「自修比較自由，不過共修人多，比較有力量，能鞭策自己精進。……所以，念佛能有很多人一起念，音聲雄壯，如海潮般澎湃，就能產生力量。好比用一根指頭打人、做事，沒有力量，而五根手指頭合起來，就會有力量。」^⑦這樣集體念佛，很容易將佛號念熟，將佛號念到心裡去。

^⑦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194。

（二）短期出家

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將相所能為。《大智度論》卷三云：「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雁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⑧出家守戒即發出離心、修出離法。以居士身修出家行的八關齋戒，尚且具大功德，何況修出家法。短期出家是因佛弟子中有人因緣不成熟，或有家室、或不堪僧眾清寂，不能盡一生而出家，且又有體驗出家生活的欲求所設置，短期出家體驗活動目前在海峽兩岸的許多寺院中舉行。第十講〈短期出家〉中是這樣來為「短期出家」定義：「短期出家是現代佛教的一種方便法，為在家居士有因緣體驗出家生活的寧靜與淡泊，也讓世人對現代佛教弘法的事業有正確的認識。」^⑨其宗旨在於讓信眾身臨其境地去體會「吾有法樂，不樂世俗之樂」的意境。

短期出家要求參與者住在寺院內，與正式出家僧人的日常生活一樣。根據個人因緣，出家的時間可以是三日、七日、一月、三月、半年或更長時間，在寺院過一段相對寧靜的歲月。短期出家透過聽經聞法，參禪作務，學習行解並重的出家生活，透過四威儀的練習，從日常行住坐臥中陶冶、熏習，真正去體驗僧團和樂清淨的生活，以培養對佛法的正

^⑧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四眾義釋論第七〉，《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大正藏》第25冊，頁84中。

^⑨同註^⑦，頁202。

見與信心，成為身心自在的修行人。當然，對這一體驗活動，目前佛教界也有不同的聲音，認為將一件非常嚴肅莊重的事變成了一項體驗項目。真心學佛者，在生活中就能體會成就，「巧把塵勞為佛事」，不需要非得去寺院短期出家。在這一講中特別說明了這一方式其中包含的如法意義：

出家是學習過「無」的生活，體驗「無」的世界。……過去有「八關齋戒」，既是一日一夜的修行，讓在家居士有機會學習出家人出世的生活。而現在的「短期出家」則是再擴大一點，不限定於一日一夜，而是有一周或者一個月的時間，到寺院體驗出家生活。^⑩

如此對三寶的信仰更為堅定。另外，雖然男性受沙彌戒要剃髮，女性則不須剃髮，因為她們受的是式叉摩那戒。短期出家所要學習的其實是佛門的基礎修習，如梵唄唱習、佛門行儀、教吃鉢飯、禪淨修持、佛法經典等，對居士來說是一種更為密集的學修方式。特別針對有些信眾顧慮短期出家畢竟是出家戒法，是否能受的疑惑？書中指出：

不必顧忌。受戒必定對自己是有好處的，以受五戒來說，基本上，受五戒是不會犯戒的，因為受戒是

^⑩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202-203。

做人的根本，縱使不受戒，難道就可以去殺生嗎？可以去偷盜、邪淫、妄語、吸毒嗎？還是不可以的。其實，受戒是給自己一個約束的力量。^⑪

對於短期出家的意義更作了具有說服力的解讀：

短期出家是一種道德的訓練，是一種人格的樹立。寺院常常舉辦短期出家，能使青年男女有機會自我反省、樹立自己的人格道德、給予自己立身處世的風範，尤其佛門眾多大德高僧的行誼，都可以作為自己的示範，崇敬之，效法之，將會一生受用。^⑫

揭示了短期出家對於世道人心的教化意義。

（三）朝山巡禮

一部中國佛教信仰史，呈現出以四大名山、四大菩薩的信仰格局，從明清以來就成為普通百姓非常普及的一種情感體驗與宗教踐行的特徵。第十二講〈朝山禮佛〉指出「朝山對一個佛教徒來說，可以廣結善緣，折服我慢；又有所謂的『禮佛一拜，福增無量』，可以消除業障，獲得內心的自在清涼，朝山對信徒的信仰生活很重要」。^⑬對於社會大眾來說，朝山禮佛，就是突出用身體丈量信仰的意志與心聲。

^⑪ 同註⑩，頁213-214。

^⑫ 同註⑩，頁217-218。

^⑬ 同註⑩，頁235。

如在《普陀山志》中，編纂者裘璉說：「九華地介江表，五台、峨嵋雖遠，亦在內地，計程可到。獨普陀孤懸海外，可謂遠且險矣。且歷朝來，無論貴賤善信男女、縑流羽衣，遠近纍纍，無不函經捧香，頓顙爾足，梯山航海，雲合雷奔，來朝大士。」^⑭

于君方教授曾舉辦過一個學術會議，主題就是朝聖，論文集出版後即是《中國的香客與聖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如在普陀山的朝山活動中，觀音菩薩的三大節日就逐漸形成了三大香會的朝山進香模式，現已成為普陀山獨特的宗教文化品牌。每逢菩薩節日，各地會組織龐大的「朝山團」或「進香團」，前往各大名山，「藉由朝山禮佛，我們能夠與佛相應、與佛接心、印心，其意義價值是無限的」。^⑮朝山成為連接佛菩薩、名山聖地、朝禮者的黃金紐帶。第十一講〈觀音法門〉列入《集會共修》一冊，其旨意可能在於給朝山禮佛一個內因沉澱與外因的延續。觀音菩薩作為四大菩薩的代表，在民間信仰圈中知名度最高。在百姓信仰的集體記憶中，「朝山拜菩薩」是佛教千百年來不熄香火的最好見證。這一信仰基礎支撐了中國佛教的價值體系，書寫了中國人的信仰心靈史。

^⑭《普陀洛迦新志》卷11。

^⑮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251。

(四) 禪淨共修

自古以來，禪淨分門，唯心淨土與西方淨土頻繁爭論交涉，史上多有祖師釐定。如傳為永明延壽大師所撰著名的「四料簡」，其中有「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清代徹悟大師讚歎說：「乃真語、實語、大慈悲心淚出痛腸之語也。」從宋以後，佛教於外三教合一，於內諸宗融合，禪淨合流，並弘共修，已成趨向。在第十三講《禪淨共修》中指出：「任何法門都是佛法，應該互相包容、互相融攝，不要排斥，不論是禪、是淨，都是佛所宣說的法，有這樣的認識，才合乎佛法的精神。」^{①⑥}對於修行者來說，契機最為重要，但禪淨共修，因其普遍的可接受性，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對於這一宗教修持路徑的演繹，〈禪淨共修〉一講作了解析：

中國的八大宗派盛行於唐代，到了宋代以後，只有禪與淨獨步於世，主要是禪以觀心、淨以念佛，兩者都不受典籍流失的影響，也不需要寺院殿堂為基地，山林水邊都可以參禪、行住坐臥也能念佛，為宗派的延續提供很大的方便。一直到永明延壽禪師融和禪淨，宣導禪淨共修，加上歷代祖師大力弘揚，禪淨就普及於民間社會了。^{①⑦}

^{①⑥} 同註^{①⑤}，頁264。

^{①⑦} 同註^{①⑤}，頁270。

所以佛教弘化的價值與修持的落實，就是要實踐「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的禪淨共修，實現「有禪有淨土」，更能「萬修萬人去」的修證理想。這一弘化共修模式，有學者研究指出：

中國佛教的禪淨雙修傳統，在明末清初之際經由三大高僧的宣導，奠定了三種有代表性的修行模式：憨山德清主張以禪攝淨，強調一切淨土皆為心造，並從禪觀的角度，以念佛觀想為通達淨土的正因，以參究念佛融攝禪淨；雲棲株宏力宣導禪歸淨，以淨土念佛求生西方為主，輔以禪宗的參禪方法，以參究念佛作為導禪歸淨的方便；蕩益智旭則以淨統禪，認為禪、教、律、密不可分，並以淨土法門涵蓋整個佛教。禪淨合流三種模式的形成，對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在近現代得到了繼承與發揚。^⑱

禪淨雙修即使在當代，也是佛教界共推的共修法門，宣導在修行中，「解於一切佛法，行於禪淨共修」。

（五）集眾共修

解與行，是每個佛教徒一生的功課。修持的方式，有時需要自修，有時需要共修。在第十四講〈集會共修〉中就專

^⑱許穎：〈中國古代禪淨合流的三種模式〉，《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金華：浙江師範大學，頁95-99。

門解讀了集會共修的定義、內容、自修與共修的不同，以及如何來規劃、推廣集會共修等問題。對目前寺院中所提供的共修專案作了詳細說明：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在禮拜天共修、做禮拜，而佛教過去每個月的初一、十五，大家也會到寺廟裡拜拜，到了現在只是初一、十五到寺廟拜拜是不夠的，佛教也隨順社會，無論是星期六、星期天，白天、晚上都舉辦很多活動，如法會、拜懺、講座，念佛、參禪，讀書會等等，開放讓信徒來道場共修，所以現在的佛教普及很快速。^{①9}

集會共修的課程與方式，可以進行適當的改進，比如過去寺院是早晚課誦，五堂功課，並有固定的程式，今天可以不再拘泥原有方式，重新訂立適宜時機的內容。同時可以分不同年齡層來進行設計佈局，比如對於年老者可以透過念佛共修來給他們的生活提供一個安頓；對於年輕人可以通過一些佛學課程，強化他們的倫理道德信念，提高青年務實力行的精神，讓佛法淨化人心，帶動社會的和諧。推廣集會共修，對社會人士來說，除了在世間所接受的道德規範之外，再接受一點佛教教育，讓他們將來在身心發展上更健全。佛教的共修活動，無論對於佛教，還是社會教育都有很大的貢獻和意義。

^{①9} 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275。

（六）家庭普照

佛教作為一種出世宗教，傳入中土就備受社會人士質疑，如在中國早期弘傳期，佛教被批評為入國破國，入家破家。慧遠大師曾寫有多篇論文詮釋佛法真義：「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⑳第十五講〈家庭普照〉所要講的是家庭共修模式，應如何進行「佛化家庭」的建設。

家庭普照沒有一定形式，也不一定要拜佛，不一定要有儀式，而是在沒有距離，輕鬆的氣氛當中，談論佛法，交換心得，解決心中疑惑，促進大家交流，藉由「家庭普照」，讓佛教生根，讓每一個家庭對佛法都有真實的瞭解，都有一個正當的信仰，唯有如此，佛教才不致招人誤解，讓人誤會。^㉑

佛教在推廣過程中，可以借鑑其他宗教的傳播方式，各宗教的發展其實還是有些大同小異之處，比方說基督教透過家庭團契、家庭禮拜、家庭聚會，把佛教帶進家庭。

傳統佛教過去將重點放在寺廟裡，沒有走向家庭，走入人心，這是一個缺點，也是佛教發展的絆腳石，後來提倡「佛化家庭」，將佛教弘化與家庭建設相結合，因為一個家

^⑳東晉·慧遠：〈遠法師答桓太守〉，收錄於唐·彥悰纂錄：《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大正藏》第52冊，頁448上。

^㉑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集會共修》，頁291。

庭當中的成員可能信仰都不一樣，假如以聯誼的方式，讓彼此之間以佛法相聯繫，促進和諧，慢慢的大家具有同一個信仰，同一種想法，如此就能夠增進家庭的幸福感與社會的安定性。如星雲大師專門寫有〈家庭普照祈願文〉：「慈悲偉大的佛陀！今日我們全家團聚在一起，我們大家讚美佛陀您的偉大，我們暢談佛法的浩瀚無邊，我們現在共同分享佛法的喜悅。願佛陀您的覆護，讓我們全家老小，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全家平安，如意吉祥。願佛陀您的加被，加持我們全家眷屬，相互和敬，關愛體貼，感恩互助，培福結緣。……」對家庭倫理關係的重視，對人間美滿和諧生活的關注，改變了以往佛教排斥在家生活的偏頗，體現出人間佛教的現實關懷。

佛教是一個大眾信仰系統，其性質決定了共修的定位與價值。透過佛教史的梳理，可以看到，正是共修，使得佛教成為社會上與儒道教並駕齊驅的一種教育體系；也正是共修方式的推廣，凝聚了信眾的向心力與皈依感；還是因為共修活動，鐘鼓齊鳴，梵唄聲聲，激發出學佛人「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的宗教情懷。所以研究佛教傳播史、教化史，要注重共修模式在弘傳、教化功能上的意義與價值。